



他是 亚历山大·杜金

提出“第四政治理论”

杜金是“第四政治理论”的提出者，他认为，这将是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政治发展的下一步。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旨在建立一个欧亚超级大国：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融合为新的欧亚联盟。

杜金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教师和学者。

2009—2014年，他曾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哈萨克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和伊朗德黑兰大学荣誉教授，现任俄罗斯南方联邦大学客座教授。杜金是一位多语种人才：掌握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开放空间”网站2009年的调查显示，杜金在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排名第36位。2014年，《外交政策》双月刊将杜金列入“全球百名思想家”榜单，分类为“煽动家”。

他的书被称为“普京的外交计划”。事实上，从他2014年接受的采访来看，杜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不认识。被莫大辞退一事表明，他并未得到政府的庇护。

尽管如此，杜金的履历也有令人好奇的部分。1998年，他担任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1999年起，担任国家杜马主席下属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地缘政治专业委员会的分会主席。

8月20日晚，莫斯科郊外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将杜金拉到公众面前，袭击引发俄乌双方互相指责。杜金是谁？他以激烈的言辞和强硬的反西方立场著称，他设想的俄罗斯使命是“充当一个重要堡垒，防止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在地球上无孔不入地传播”，他被西方认为是“普京大脑”，却未得到政府的庇护。

亚历山大·格尔耶维奇·杜金——哲学副博士、政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国际欧亚运动领袖。1962年1月7日生于莫斯科。曾亲历了苏联的辉煌与解体，对西方深恶痛绝。

他以坚定的反西方和“新欧亚主义”观点而闻名，曾参与组织了“国民布尔什维克党”“欧亚大陆党”等党派，并创办了持反欧盟立场的“欧亚青年联盟”等组织。

久而久之，他活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2012年3月起，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下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杜金2014年起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2015年起受到美国和加拿大制裁。2016年，美国政治专家格伦·贝克称杜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2022年8月20日，杜金的汽车在莫斯科郊区被炸毁，驾驶汽车的是他的女儿。主流说法是，这是一次对哲学家本人的未遂谋杀，但他纯属偶然地开了另一辆车。

就在女儿丧生整整一年前——2021年8月20日，杜金在俄罗斯VK社交网站的个人主页写道：“没有杀死我的还会杀死别人。”

“极端民族主义之父”

亚历山大·杜金是国际欧亚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该运动谋求使俄罗斯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甚至与其他欧洲国家重新统一。

从2009年至2014年，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但因支持所谓的“俄罗斯世界”运动的公开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被解聘。

他的父亲格亚历山大·杜金是苏联高级军官，母亲加林娜·奥努夫连科是医生。

尽管苏联盛行无神论，但亚历山大·杜金6岁时就在米丘林斯克市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秘密受洗。

1979年，杜金开始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但在第二年因“表现不佳”而被开除。后来，他在另一所院校毕业。1988年，他加入了极端保守主义组织“纪念”组织，在被发现与海外的俄罗斯异见人士有联系后，他又不得不离开该组织。

杜金与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一起创

建了极权主义组织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他们两人后来分道扬镳。在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解散后，利莫诺夫创立了“另一个俄罗斯”党。

此外，他还领导过极端民族主义电视频道“皇城”电视台，该频道是“俄罗斯世界”思想的传播者。

他已婚，妻子纳塔莉亚·梅伦蒂耶娃也是哲学教授，并领导着一家出版社。他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女儿达里娅和儿子阿尔图尔。

西方眼中的“普京大脑”

亚历山大·杜金在国外的名气比在俄罗斯要大。但是，与其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在自己国家得不到认可的预言家，还不如说这是西方媒体利用他进行宣传 and 叙事管理的结果。

杜金因其据说影响着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统治精英的世界观而被英语国家的媒体称为“普京的大脑”。《外交政策》杂志将他列入2014年的“全球思想家”榜单，理由是他是“俄罗斯扩张主义

意识形态的幕后主脑”。

然而现实情况是，他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影响力。他甚至都不是莫斯科的主流人物。相反，他已经变成极端民族主义活动人士的图腾，而这些人中大多数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过于温和。

因此，杜金成了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在西方很有名，但在国内却是个边缘人物。在他的女儿达里娅·杜金娜遇害后，一些人猜测，乌克兰特工把他作为袭击目标就是因为他的名声。

上世纪90年代，杜金作为一位多产的保守派作家一举成名。当时俄罗斯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联解体后留下的一段意识形态真空。

以激烈的言辞和强硬的反西方立场著称的杜金设想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不断扩大的大陆帝国，其使命是“充当一个重要堡垒，防止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在地球上无孔不入地传播”。

抨击欧美援乌立场

在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中，杜金预测了乌克兰的流血事件。

他在书中写道：“乌克兰的主权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负面因素，从原则上讲，它很容易引发武装冲突。”杜金认为，在保留一定程度自治权的同时，乌克兰应该融入俄罗斯，就像它在沙皇和苏联时期一样。

2014年基辅政变后，克里米亚半岛在公投中投票决定脱离乌克兰，杜金满怀热

情地支持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的决定。他随后被美国和加拿大列入黑名单。

今年2月底，莫斯科对邻国发动军事行动，杜金给予了同样的支持。

他认为，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通过支持基辅的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俄力量来加剧冲突，还继续通过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来火上浇油。

他说：“从一开始，乌克兰独立计划就一直是针对俄罗斯的，由盎格鲁-撒克逊

人所主导。”

杜金今年3月在为保守派媒体集团“皇城”电视台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支持乌克兰和反对俄罗斯战争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历史常量。”他还认为，乌克兰目前的边界是人为划定的，那时乌克兰还是苏联的一部分。

4月，他对《土耳其报》说：“俄罗斯军队目前正在与强行推动单极世界的主权国家作战。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否则，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战火。”

女儿杜金娜：“信奉文化”斗争的评论员

30岁的杜金娜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专攻新柏拉图主义。她从事新闻工作，是一名优秀的政治评论员。

杜金娜对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充满研究热情，并称他们是能够为分析时事提供线索的思想家。她还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及其关于“霸权”的论述。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主要斗争与其说是军事斗争，不如说是文化斗

争。”此外，她还看重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和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学术遗产。

今年6月4日，杜金娜被英国列入制裁名单。她因“提供支持或推动破坏乌克兰稳定的政策”而受到制裁。

杜金娜5月25日通过网络媒体表示：“我们受到制裁的事实也标志着，杜金一家在反对全球主义的斗争中走在真理之路上。因此，我会说，出生在这样一

个家庭中是一种荣幸。”她还认为，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采取全球主义的立场”。

在那篇报道中，杜金娜还表示，她是“国际欧亚运动的政治观察员”和国际关系专家。“我的活动领域是分析欧洲政治和地缘政治。因此，我会出现在俄罗斯、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印度的电视上，为大家呈现政治进程的多极世界视野。”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最后的女酋长”走了

8月22日，“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玛力亚·索家人发布讣告：慈母玛力亚·索老人因年岁已高，各项身体机能逐渐衰竭，于2022年8月20日2点27分仙逝，享年101岁。

玛力亚·索的女儿得克沙·何说，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母亲还是想上山去看看她养了一辈子的驯鹿，只想回到驯鹿身边。最后，母亲在猎民点安详离世。

玛力亚·索出生于1921年，鄂温克族，她是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型，被世人誉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玛力亚·索毕生和她的族人生活在位于环北极地区泰加林带的最南端的山林中。这里地处北纬52度，位于我国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的交汇处，是中国最后一支使鹿部落的栖息地。

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驯鹿，是全球地理纬度最低，最靠南端的驯鹿种群。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猎民世代饲养驯鹿，玛力亚·索的一生都在与驯鹿打交道。

她曾常说：“驯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爱它们。”

历史上，鄂温克族曾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1957年民族名称才统一为“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

“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山林里与驯鹿为伴，带领着使鹿鄂温克族从原始社会步入今天的幸福生活。”得克沙·何如是说。

即便如此，玛力亚·索仍习惯于山上和驯鹿在一起的生活，“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跟大自然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2022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建立14个猎民点，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增长至340人，驯鹿种群从原来的400余头增长到了1200余头，翻了三番。

本报综合消息



“抗疫队长”福奇将卸任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2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表示，他将在今年12月卸任。美媒指出，福奇不仅是美国联邦政府疫情应对的代言人，也是一名顶级科学家和关键政客。

现年81岁的福奇表示，自己将在年底卸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以及拜登政府首席医疗顾问的职务。

“虽然我要离开现在的岗位，但我不会退休。”福奇说，“在政府工作了50多年后，我计划趁自己对所研究的领域还有如此多的精力和热情，继续追求职业生涯的下一篇章。”

拜登随后发布声明，对福奇的工作表示称赞和肯定。福奇说，福奇“坚定”地为工作付出，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能量和科学道德”，对美国公共卫生及全球都有诸多贡献。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疫情应对的代言人，在美国，福奇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不过，对于福奇的抗疫成绩，始终不乏质疑和失望的声音。一来是因为美国疫情曾经历过“非常昏暗”的时期，而且至今福奇也未能带领美国人战胜疫情。其二，福奇的一些防疫立场前后不一致，比如疫情早期他曾表示检测阴性就不用戴口罩。

有意思的是，就连福奇自己也未能躲过新冠病毒。今年6月，福奇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后又“复阳”。

也有人认为，福奇不应为美国疫情“背锅”，毕竟疫情考验的是美国政府的整体防疫策略和医疗系统。还有不少支持者表示，他们会记得福奇，因为他是危机时期人们期待的那个声音。

对于福奇的卸任决定，外界并不意外。此前，福奇曾多次暗示自己“考虑退休”。

本报综合消息